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薛家將

第十回 程咬金設計闖連營 薛丁山受命下高山

薛仁貴在兩軍陣前追趕蘇寶童，蘇寶童一邊跑著一邊伸手摘下了背上的盒子，原來這是一種暗器，裡面裝有九支藥水浸泡過的毒箭。他聽著薛禮的戰馬來到近前，冷不丁把馬一韃，與薛禮馬打對頭，一摠繃簧，九支箭一齊飛出。薛仁貴見勢不好，急忙把身子向後一仰，使了個金剛貼板橋，躺在了馬背上，九支箭躲過了八支，惟獨一支箭釘在了他的鎖子骨下邊花蓋穴上頭。薛元帥在馬上栽兩栽搖搖，幾乎落馬，半邊身子發麻。他知道不好，急忙撥馬取回本隊。蘇寶童一見射中了薛禮，拍馬舞刀在後趕來，被城頭上亂箭射住。薛元帥一進城門便摔落馬下。徐軍師急令拽起吊橋，緊閉城門，又找來軍中大夫，為元帥治傷。摘盔卸甲，往傷處一看，眾人無不驚駭。這支箭，進去有二寸深，箭的周圍紅腫高大，像個小饅頭在這扣著一樣，流出的血是黑紫色，有股臭味熏鼻。就見薛大帥面色鐵青，牙關緊咬，順著嘴角直吐白沫。軍醫大夫稟道：「啟奏陛下，元帥中了毒箭了。好在時間不長，須要馬上清除，以免毒氣攻心。」，「快點動手。」，「是。」幾個大夫一齊動手。經過一陣忙碌，拔出了毒箭，剔除了爛肉，上了金瘡散，又撬開元帥的嘴灌了幾粒藥。經過治療，當天晚上薛元帥甦醒了過來，但是氣息微弱，不能轉動。

皇上一看，元帥身負重傷，秦懷玉等幾員大將陣亡，大軍被困鎖陽，內少糧草，外無救兵，真是身逢絕地了，可該怎麼辦呢？徐軍師說：「陛下，事到如今，只好派人搬兵求救了。」，「城外都是人家的兵馬，誰能闖得了連營啊？」，「陛下放心，自然有高人能出得連營。」，「那麼高人是誰？派誰合適呢？」徐軍師目光往左右一掃，別人不怕，惟獨老程受不了，他趕緊往後退。就聽軍師喊道：「程咬金聽令！」，「在。三哥，什麼事？」，「四弟，你明白人可不該說糊塗話呀。剛才我跟主公議論的事，難道你沒聽見？必須派一高人回朝搬兵，這高人不是別人，就是你程咬金，你就辛苦一趟吧。」，「三哥，你少來這一套啊，我不是什麼高人，你另請高明。」，「四弟，你福大命大造化大，你不去別人誰行？」，「誰福大命大，我看哪一位都比我強，另請旁人吧。」徐軍師把臉一沉：「這是軍令，你可知抗令不遵有掉頭之罪？」，「愛怎麼的你就怎麼的，你在這把我殺了我也不去死到蘇寶童手裡。」軍師氣得把桌子一拍：「綁了。」捆綁手往上一闖，老程急了：「別別，三哥，我去了行不行？」，「四弟你早該如此。我已算定，你出門准保化險為夷，平安到達京城。」，「那就借你吉言了。」當即皇上給京裡寫了幾封信，一封給太子李治，一封給左班丞相魏徵，要求他們速派大兵，速派能人，押糧運草，趕奔鎖陽關。來得早了，還能見面，來得晚了，我們就要全軍覆沒。上寫著千，下綴著萬，最後把五璽蓋上了。徐軍師看了兩遍，把它封好了，遞給程咬金：「四弟呀，你記住，人在聖旨，人不在聖旨不在，你要好好保管。」，「遵命。」老程接過聖旨，把袍子撩起來，裝到裡邊。飽餐戰飯，他沒帶一兵一卒，在轅門外翻身騎上馬，皇上和軍師把他送出了城門。

老程出得城來在馬上邊走邊想：蘇寶童調百萬大兵圍困鎖陽，光連營就有幾十里，慢說是個人，就是只鳥也飛不出去，我怎麼辦呢？想來想去，他拿定了主意：事到如今怕也沒用，我就得豁出一頭去，想什麼主意呢？嗯，有了，乾脆我給他來個唬，一唬到底。想到這，老程來到敵人的連營。等到了壕溝外面，叫人給攔住了。軍兵一看，一個上歲數的老頭子，他們各拿刀槍，呼啦就把程咬金的馬匹給圍住了。「站住，你來幹什麼？難道說要通過連營不成？」

程咬金把大草包肚子一腆：「你們是幹什麼的，一個個吹鬍子瞪眼，什麼東西，快去，給蘇寶童送信兒，你就說他爺爺來啦。」

大伙兒一聽愣了，這是蘇大帥的爺爺？是怪事啊！一瞅這老頭兒腆著肚子，二目放光，穩如泰山，不像是闖連營的，而且一兵一卒也沒帶呀。「請問老人家，貴姓高名？」，「廢話，我的名性能隨便告訴你們嗎？到裡邊跟你們大帥一說，他就知道我是誰。」，「好吧，您略等片刻。」，「回來，告訴蘇寶童，就說他爺爺來啦，叫他大門懸燈，二門掛彩，兩廊動樂，紅氈鋪地，親自來接我，要錯了一點，我扭頭就走，你們這兒的破事我也不管啦，懂不懂？」，「是是，您等等。」這些軍兵還真讓程咬金給唬住了。有一部分軍兵在這看著程咬金，一部分軍兵磨回身趕奔大帳。

單說蘇寶童。接連打勝仗，他心花怒放，正在連營裡祝賀呢。上垂首飛鉢僧，下垂首鐵板道，大帳裡盛排筵宴，一班歌妓在下面舞蹈，給他助興。蘇寶童心想，這一回我這臉從地下露到天上。薛仁貴也不是我的對手。不管他有多大的能耐，他算敗在我蘇寶童手裡頭了。從今以後我名揚天下了。奏捷的捷報已經進京了，六國的國王聽到這個信兒不定多高興呢。蘇寶童正高興呢，報事的軍兵進來了。

「報，報大帥，外面來了一個人。」，「幹什麼的？」，「他自稱是你爺爺來啦。」

「放屁！」蘇寶童一聽是我爺爺，我爺爺已經早死了，這從哪兒蹦出個爺爺來。軍兵一聽，嚇得一縮脖：「大帥，他是這麼說的，我們問他叫什麼名，他還不說，這人還挺橫，口口聲聲說要您親自出去迎接，大門掛燈，二門掛紅，紅氈鋪地，兩廊動樂，要不這樣的話，他說他磨頭就走，這兒的破事他也不管了。看此人來歷不凡，望大帥早拿定奪。」

「這個...」蘇寶童一想，這是誰呢？要這麼說，大概這人有來歷，我親自去看看。他帶著飛鉢僧、鐵板道，親自到了外頭。等把鹿角搬開，蘇寶童上了戰馬，也就是一里來地，就來到了壕溝邊。向前邊一看，孤單單冷清清也就是一人一騎，馬鞍子上坐著個老頭兒：班班荷葉烏盔，大葉金鎖連環甲，外罩滾龍袍，烏翅環得勝鉤上掛著一把車輪大斧，一瞅這老頭兒，花白鬍鬚滿前胸，這肚子都大得出了號了。一看認識，正是魯國公程咬金。蘇寶童看罷把鼻子都氣歪了，用手點指：「呔，對面來的不是程咬金嗎？」

老程一看，行，蘇寶童來了，我還得接著磕往下唬。老程把大肚子一腆，眼珠子一瞪：「混蛋，蘇寶童呀，好小子，你真是欺師滅祖啊，在我老人家的面前，你幹什麼吹鬍子瞪眼，指名道姓，你還敢提我的名字嗎？你想想，我跟你爺爺蘇定方是什麼交情，我們老哥倆一個頭磕在地下，他還管我叫一聲老哥哥，你不是我孫子是誰？再者說，我一片好心前來見你，你怎麼能這樣沒禮貌。」

蘇寶童一聽，是這麼回事。想當初自己的爺爺活著的時候，跟程咬金是挺好，這麼一說他必有來歷？嗯，不如我先禮後兵，問問他什麼事。想到這，蘇寶童就變了臉啦，滿面賠笑，趕緊從馬上跳下來，緊走幾步：「如此說來，老人家在上，受小孫孫一拜！」，「噯，這才是好孩子呢，磕吧，不客氣。」蘇寶童在馬鞍前磕了仨頭。「老人家，你見我有事嗎？」，「廢話，沒事我能見你嗎？再說這是什麼地方，是談話的地方嗎？一點禮貌都沒有。」，「是，老爺別生氣，往裡邊請。」蘇寶童把程咬金接進了大帳。蘇寶童是六國聯軍的大帥，怎麼能上程咬金的當呢？因為蘇寶童認為：一、程咬金單人獨騎，不像是闖連營；二、程咬金年紀老邁，武藝平常，唐軍也不會派他闖營。這裡邊有隱情。他也想知道城裡的情況，這才把老程接進了中軍寶帳，設宴款待。

老程把爺爺架式一擺，正中央一坐，蘇寶童與飛鉢僧、鐵板道兩邊相陪。老程不近假裝近，望著蘇寶童說道：「孩兒啦，這可真是長江水後浪推前浪，塵世上一輩新人換舊人哪！當年你祖父是何等的英雄，你可在他之上不在他之下，我看著心裡也高興啊。」，「老爺爺過獎了。」老程一邊喝酒吃菜，一邊高談闊論。蘇寶童獻過三杯酒，停杯問道：「老爺爺，我冒昧地問一句，論私交咱有感情，可眼下是兩國征戰，唐軍被我困在鎖陽，不知老爺爺見我為著何事？」老程口打咳聲：「蘇寶童呀，你要問這事我太難過了。你想想，自打我出世以來什麼大事沒有乾過？劫皇綱，反山東，當混世魔王、十八國都盟主，以後投了大唐，幾十年來為大唐朝南征北戰，可以說是九死一生，功重如山，可現在我老了，不能在戰場拼殺了，李世民卸磨殺驢，就不把我往眼裡放了，想怎麼擺佈我就怎麼擺佈我。遠的不說，就說現在，我們被困鎖陽，一是孩子你排兵佈陣有辦法，用兵如神；二是唐軍元帥、軍師無能，中了計謀；不但元帥、軍師有責任，連李世民也應當引咎自責。我一說他們不對，嗨嗨，他們三個人聯合起來整治我，說什麼

你程咬金年紀大，行軍多年，為何不提醒我們？這還不算，還說我是對大唐不滿，有意讓他們中計，你說我能受得了嗎？我和他們一吵，李世民就說：這樣吧，你既是真心為國，朕命你戰退敵兵，以表心跡。我被他們硬是攆出城外。這不明擺著叫我送死嗎，我能不寒心嗎？我想，乾脆，一兵一卒不帶，另找出路，這才來見你。我打算另投明主。」蘇寶童一聽，心想，這是真的？別看程咬金能耐不大，這人名望可夠大了，真要在鎖陽關把程咬金給收下了，無疑問，我立下首功一件，在狼主的面前，就能人前顯聖，鼂裡奪尊哪！這可真沒想到。蘇寶童就問：「爺爺，您說的這是真心話？」，「你沒打聽打聽，你爺爺是什麼人，一輩子沒說過瞎話，這種事能開玩笑嗎？」，「您要說的是真話，那就太好了。只要您願意投降我國，我馬上給狼主奏本，保舉您的官職，您看如何？」，「等一等。蘇寶童呀，爺爺跟你可不一樣，你年輕，要倒退幾十年，我程咬金有什麼顧慮呢，胯下馬掌中大斧子縱橫天下，誰我也不服。他不要我呀，嘿嘿，正好，我找個山頭，插起大旗，再當一次混世魔王。不過老了，人不服老不行啊。我就怕你樂意了，你們六國的國王再不樂意，孩子，你為難哪。」，「爺爺，這你放心，不要顧慮，包在我身上了。我保險您可以當上一字並肩王，與六國的國王平起平坐，怎麼樣？」，「我也不能要求過高，你看著辦吧。」，「老爺爺，我什麼時候寫本，把您送到國都呢？」，「這還得商量商量。你想想，我還有一大家子人哪！我這裡一走，李世民知道了，還不得把我全家殺絕呀！我能忍心嗎？我打算這麼辦，你這兒說好了，我先偷偷回到長安，把家裡的人都接出來，一塊兒投奔西涼，沒有了後顧之憂，也好為西涼盡忠效命，你看如何？」，「那也是。您什麼時候動身？」，「兵貴神速，說走就走。」，「我是不是派人護送你去？」，「樹大招風，那樣反為不美，我一個人方便。」，「好吧。」，「蘇寶童呀，我回京路上路過這八百里旱海，怎麼過呀？」，「老爺爺您別著急，我叫人給您準備。」蘇寶童一聲令下，有人作好了準備。又吃了幾杯酒，老程起身要告辭，蘇寶童親自相送。

老程來到轅門，見馬匹已經韃好，馬身上除了自己的大斧之外，還有紋銀三百兩，備有牛肉乾、鹿胎膏、水袋等應用之物。老程看了看挺滿意，翻身上馬，蘇寶童親自送出連營。「老爺爺，您辦完事來個信，我派人去接您。」，「好，你等著吧，爺爺很快就會回來的。」二人拱手相別，蘇寶童回歸連營，老程打馬往東而去。

程咬金抖開絲韁，放馬跑出二十多里，立馬高坡之上，回頭觀望，隱隱約約看到鎖陽城和蘇寶童的大營。老程一陣難過，心裡說：主公，三哥，薛元帥，我已經平安脫險了，希望你們保重，我一定盡快搬來救兵，救你們出重圍。蘇寶童呀，你個小子等著吧，等爺爺搬來高人非把你給宰了。他不敢久呆，一怕誤事，二怕蘇寶童反過味兒來再追趕，便打馬離開高坡，向長安進發。

書說簡短。非是一天工夫，老程經過跋涉，來到一座大山前。一看這山方圓約百里，他不想繞山走，想抄個近道，便打馬進了山環。誰知道路不熟，轉悠一整天，看看走出沒多遠。老程一看心說壞了，聽人講要在深山迷了路，三五個月也出不去，很多人因此而喪命。想按原路回去吧，可又找不著了，這可怎麼辦哪？他雙腳點鏝，馬往前走，根本就沒有路。他正走著走著，冷不丁對面颳起一陣風來，「嗚，嘩啦啦！」程咬金鼻子一聞，風裡帶著腥味，「啊，這是什麼玩意兒？」他心中不由一驚，胯下的寶馬卷毛獸大肚子脰脰紅，冷不了一蹦，「唏溜溜！」險些沒把老程給扔下來。老程抓住鐵過梁：「吁，吁。」，「嗒嗒嗒！」這匹馬就地直轉圈，不往前走了。老程覺得頭髮根發疼。心想難道遇上猛獸不成？他這個想法剛一出現，只聽頭頂上有人喊了一聲：「呀——呌，對面那位老英雄你躲一躲，別把你傷著。」程咬金一聽，喲，誰在我頭上說話哩，把馬帶住，仰面觀瞧。就見半山腰有兩件東西飛快地奔他這方向而來。前面跑著一隻山熊，這只山熊站起來比人的個頭還高，肥胖肥胖，渾身上下全是棕色的毛，被風一吹毛全豸起了。大熊跑得飛快，可能受了傷，一瘸一顛的。再往後觀瞧，在山熊後邊不遠，追來一個小伙子，年約十七八歲，頭上梳著日月雙抓髻，抹眼係著紅頭繩，週身上下一身道服，不過長大的道袍已經脫掉，在背後背著，手裡提著一條火尖槍，背後帶著弓箭。別看沒有腳力，雙腿撒開像飛一樣，在後邊追趕山熊。這只山熊有時還不服氣，跑著跑著把身子轉過去，「嗷」的一聲叫，就撲奔小道童，道童「啪啪啪」打了幾下，山熊繼續往前跑。老程被這個場面給驚呆了。他在馬上大張著嘴，瞪著眼，心說：哎呀，可真是深山藏虎豹、田野藏麒麟哪！這小娃娃是誰呀？本領這麼大，山熊他都不怕。現在兩軍陣前正需要這樣的人才。老程正想著哪，山熊就奔他來了，這可把老程給嚇壞了，一伸手把大斧子摘下來，「別過來，別過來！」山熊認為老程是在前邊戳它哩，就見它張牙舞爪「嗷」的一聲奔老程就撲過來了，嚇得老程一閉眼。就在這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，小老道也趕到了，他把火尖槍往地下一放，摘弓搭箭，「老人家不要害怕。」，「嗖」一箭正中山熊後腦勺。山熊晃兩晃搖兩搖，就摔倒在老程的馬前。小老道把火尖槍拈起來，照著山熊「啪啪啪」用槍桿連打了幾下，看山熊確實是死了，他才放下，抹了抹頭上的汗，看了看程咬金，「老爺爺，您受驚了，沒受傷吧！」

「沒有沒有。」老程也擦擦頭上的汗，心說這小孩我不能讓他走。想到這，他用鏝離鞍下了戰馬，來到這小老道面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幾遍。程咬金心說：哎哎，怎麼長得這樣漂亮！程咬金見人不少，可是像這樣漂亮的孩子不多。就見這孩子的身材、五官相貌，堪稱一絕。小臉蛋兒白裡透紅，粉裡透白，梨花臉；往臉上看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準頭端正，方海闊口，滿嘴銀牙，就這小伙站到萬八乾人之中，也堪稱魁首，叫人越看心裡越喜歡。

老程過來施禮：「娃娃，多謝謝你了，你這本領可不錯呀，孩兒呀，你住在什麼地方？叫什麼名？能不能跟老爺爺細說真情？」小老道一聽笑了，他把老程上上下下，以及戰馬行囊，仔細打量一番：「無量天尊。請問老人家您叫什麼名字？是從哪兒來的？因何一人獨騎來到深山？」老程心想：這裡交通閉塞，我就報了名他也不會知道，況且小孩救了自己，也不能撒謊啊：「孩兒啦，我說了您也不清楚，我乃山東兗州府東鄆縣人氏，姓程名咬金字知節，官拜大唐魯國公之職。」程咬金此言剛一出口，只見這小孩兒連連倒退幾步：「無量天尊。您叫什麼？」，「程咬金呀！哎呀，程爺爺！」小老道撲到老程面前，雙膝一跪，伸出兩隻手來，把老程的腿給抱住了，腦袋往老程的肚子上頂，哭起來了。這一哭把老程給哭懵了，「孩兒啦，起來起來，我就見不得人哭，一哭就把我哭糊塗了。你是誰呀？」小老道把眼淚擦了擦，站起來：「爺爺，要說我您不知道，我爹您最清楚，我是平西王薛仁貴之子，我叫薛丁山哪。」老程一聽眼都直了：「怎麼，你是仁貴之子，你叫丁山？」，「正是。」他一把抱住薛丁山：「孩兒啦，我的孫子喲。」他也哭了。老程哭了一會兒，又拉住丁山仔細瞧看，他又笑了：「丁山哪，我聽說你小時候丟了，你怎麼在這兒呀？」，「老爺爺，說起來話長，是這麼回事。」薛丁山就把經過講說了一遍。

當年薛禮與柳英春成親之後，因為生活所迫，撇下懷孕的妻子，離家投軍，一去十二載沒有回程。柳氏夫人懷胎月滿，一胎生下一男一女，男的起名叫山，女的起名金蓮。西域戰爭結束後，薛禮官拜平西王，為不使妻子感到突然，他獨自一人回家探望。行走路過門前的大山，見有一小孩在拿弓射雁。正在這時，突然來了一隻猛虎，要傷這個孩子。薛仁貴一著急，趕緊抽弓搭箭，準備射死老虎，哪知道一緊張，這箭不但沒射中老虎，一箭卻射到了小孩的嗓子上，箭透咽喉，小孩當時跌倒在地。猛虎叼起孩子跑了，薛禮追了一陣沒追上，追悔不及。等到了家中，夫妻各敘了離別之情，夫人又說了孩子山每天在山上打雁，練習箭法，薛禮不由一愣，細問穿著長相，這才知道誤傷了親生兒子，夫婦二人當時就背過氣了。眾人救醒以後，二人商議，若說兒子是被射後叫虎叼去，覺得丟人，因此對外只說孩子在六歲時丟了。再說了山被猛虎叼去，剛過一個山梁，迎面碰上了一位世外高人——王禪老祖。老祖見猛虎叼個小孩，便把老虎打死，把孩子救下。老祖一看，這孩子受老虎的咬傷不重，箭傷不輕，不過不是致命處。他趕緊給孩子作了治療，並把他帶回了雲蒙山水簾洞。丁山醒來之後，謝過了老祖救命之恩，老祖一問，才知道他是薛仁貴之子薛丁山。老祖已經知道薛仁貴官拜平西王，便想進了山回家，但丁山知道這些事情以後，非要跟王禪老祖學武藝。老祖也喜歡這個孩子，就把他收下了。為了不使他的父母因看他而影響功課，老祖才沒往薛府送信。薛丁山生就聰明，又肯下功夫學習，武藝長進很快，數年之間，長拳短打，馬上步下，兵書戰策，無一不精。

書裡表過，言歸正傳。了山問道：「老爺爺，您這是從哪來，到哪去？」，「丁山哪！我是回朝搬兵救駕的，你爹他們都被困在鎖陽了。」老程把經過說了一遍。「丁山，你有這麼大的本領，乾脆不要出家了，跟老爺爺到兩軍陣前為國出力報效，建功立業吧。」，「老爺爺，我說了不能算哪，得我師父點頭才行呢。」，「你師父是誰？」，「王禪老祖。」，「他呀，跟我最有交情

了，我們老哥倆不分彼此。這麼辦吧，你領我去見你的老師父，到那裡三言兩語，我就給你求下情了。誰爹被晒了心裡不著急呀，我想你師父也能通情達理。」

薛丁山十分高興，牽著馬，拖著那只黑熊，一直趕奔廟裡。這座山就叫雲蒙山，轉過山環，來到半山腰，這兒有座廟，它名叫王清觀，旁邊有個洞叫水簾洞，風景十分優美。到了觀前，程咬金把馬帶住，薛丁山扣打門環。時間不大，有兩個小老道把角門開開了：「師弟，你上哪去了？這麼半天，老師正著急呢，方才找了你好幾次了。」，「是嗎？我遇上個人，談了幾句話。」回過頭來跟程咬金說：「老爺爺，您略等片刻，我跟我師父打個招呼。」，「行行行，快點去啊。」

薛丁山去了時間不長，樂呵呵出來了：「老爺爺，我師父有請。」，「噯，我們老哥倆多年沒見著了。」老程就像到了家一樣，又說又笑，腆著大肚子往裡走。來到鶴軒，有個老道把門推開，老程往屋中一看，就見屋中放了一張雲床，雲床上坐著個出家人，白鬚鬚有三尺多長，條條透風，根根露肉，散滿前胸，面如淡金，太陽穴鼓著，丹鳳眼眯縫著，準頭豐滿，紅光滿面，身上穿著肥大的道服，手中拿著拂塵，上邊一坐，就像是真神仙一樣，仙風道骨，讓人看著肅然起敬。程咬金趕緊躬身施禮：「道爺一向可好，老朋友程咬金這廂有禮了。」

王禪老祖微睜二目，從床上下來：「無量天尊。老國公，不必客氣，趕緊請坐。」，「謝坐，謝坐。」，「上茶。」

老道把茶擺上來。王禪老祖看了看程咬金，見他滿身征塵，問他的經過，程咬金沒有隱瞞，把被困鎖陽的事說了一遍。王禪老道點點頭：「噯，這麼說你是打算回京搬兵？」，「對，就是這麼回事。」，「方才我聽了山跟我說，你有意帶他下山？」，「正是。老人家，按理說孩子是您栽培起來的，您是他師父，您說了算，就當我給他求求情。現在他爹被困在鎖陽，內無糧台，外無救兵。這孩子就暫時先別學了，我把他帶回去，跟著我領兵帶隊去解圍救駕，為國家立點功勞，他們父子也見上一面，不知仙長意下如何？」，「噯，也好，丁山。」，「徒兒在。」，「你願意下山嗎？不要背著師父，怎麼想的就怎麼說。」薛丁山跪下了：「怨弟子不孝。我現在方寸已亂，恨不能肋生雙翅，飛到我爹的身旁。」，「丁山，為師不怪你。就是你不說，我也打算叫你下山。為師決不是說瞎話，你下山的東西早都給你準備好了。十八九歲的人了，正是為國家出力報效的好時機。」王禪老道說到這，一點手，把門外的兩個小老道叫進來了，囑咐了他們幾句，兩個小老道點頭出去了。大約有半頓飯的時間，小老道去而復返。嗚，兩個人拿的東西可太多了。先抱進來個大包袱，還有個帽盒，把這東西就放到老祖的面前。王道爺把這帽盒打開，把包裹皮去掉，讓薛丁山看：「孩兒啦，你看為師給你準備的什麼？」

薛丁山一看，裡邊有一頂天王盔，一身寶鎧，也叫太歲鎧；外有戰袍，下面有戰靴；中衣、襯裙，全套的。就知道，這都是價值連城的寶物。薛丁山感動得熱淚盈眶，謝過老師。王禪老道說，你穿戴上我看看，合身不合身。程咬金也幫著忙，薛丁山把道裝換掉，頂盔貫甲，罩袍束帶，蹬上靴子，披上戰裙。等收拾完了往這兒一站，程咬金在旁邊一看，連聲叫好：「太好了，你趕上天上的哪吒降世，你師父給你打點得多稱心，太好了。」道爺又叫小老道取過弓、箭、寶劍、槍、馬、鞭，全套東西，一共十樣。薛丁山跪倒在老師面前，千恩萬謝。

王禪老道當著程咬金的面告誡徒弟：「丁山哪，為師把你救到雲蒙山水簾洞學藝，我在你身上沒有貪圖，為什麼要教你能耐呢？因為你是名門之後，將門虎子，我傳授你武藝，為的是叫你給國家出力報效。我不求別的，我就求你這個人一步兩腳窩，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到時候人們一提起薛丁山是誰的徒弟，是王老道的徒弟，好，這徒弟收得值過，為師也就心滿意足了。尤其是你五官相貌長得十分英俊，現在年輕有為，風華正茂。將來到了軍營也好，到了京都也好，接觸的人也多了，你千萬緊守本分，如果貪淫好色，為這件事引出麻煩，為師我決不饒你。」，「師父放心，弟子記住了。」，「第二件，大丈夫生在天地間，無信而不立，這信譽二字，至關重要。決不准你自吹自擂，妄自尊大，如果我發現你有這種事情，師徒也要斷去感情。」，「弟子記住了。」，「這第三件，大丈夫受人點水之恩，必須以泉答報，你要忘恩負義，翻臉無情，為師也決不饒你。」，「弟子記住了。」，「好。」

當老師不容易呀，就在這兒訓教薛丁山，足有一個多時辰。

程咬金在旁邊一聽：王道爺真是世外的高人哪，為個徒弟花費多少心血呀，臨分手了，提拉著耳朵囑咐，心裡不住地贊歎。

薛丁山一一都記下，王禪老道這才一擺手，讓丁山站起來，把十件寶物收起來。當天就讓程咬金宿到山上。這一夜程咬金睡得十分香甜。次日天光見亮，王禪老道準備了一桌素菜素飯，給程咬金和徒兒餞行。吃喝完了，帶著應用之物，老程帶著薛丁山離開雲蒙山，跟王禪老道揮淚告別。

一離開這山，薛丁山就變臉了：「程爺爺，鎖陽關在哪兒，您給我指點個方向，也不是小孫孫說句大話，那蘇寶童是我的仇人，我必然叫他在我的槍下做鬼。」欲知程咬金如何答覆，請看下回。